

越来越喜欢树木了，尤其是那些野外的，觉得特别亲近。

城市的树不是不好，但与我的年纪似乎不相宜了。这些绿化树都是规规矩矩的，一枝一叶都有分寸，亦步亦趋都有安排。这更像一个人的青春，需要规范，需要塑形、塑德，需要旗帜的引导。

横平竖直的城市，该有这样的奋斗。

我这近耳顺的岁数，已经没了向云向天的朝气，是一个该放下的年纪了。那张办公桌，孜孜不倦经营了那么些年，据说如今在单位的一角已经落满灰尘。那条红纱巾，以为是青春飞扬的晨曦，却不想是暮色里告别的晚霞。

是的，什么事业、什么爱情，都已经成了云淡风轻的闲话。

前天，和朋友一起去观鸟，汽车在荒野里周折了几个来回，也没有期待的那种遇见，可我并不失望。相反，那一棵一棵的树，让我无比激动。

那是一些野树，高的，矮的，枝枯杈稀的，都透着说不出的自在。更让人喜欢的是，那么多的树上都筑着鸟巢。尤其是一棵有些歪斜的小树上，竟然有大大小小的三个鸟巢。

筑有鸟巢的树，是善良的。鸟鸣声声，枝叶轻摇，时光潺潺。一棵树，一个鸟巢，一个童话。

在农村，有院子里不栽杨树的习俗，说是杨树入宅不吉利。那年，邻家的三爷爷分到那块宅基地时，那里长着一棵杨树，大家都劝他砍掉。他看了看树上的鸟巢，笑着摇摇头。一年一年，树上的鸟起起落落，树下人家的日子风调雨顺。在村子唯一有杨树的庭院里，三爷爷活成了村里唯一的百岁老人。

人与万物是共生共息的，善待一棵树，善待一只鸟，就是善待自己。

早些年，许多乡间北屋门的上方都有一个横长的窗子，在我的老家被叫作亮窗子。这亮窗子的上面留有一抔宽窄的空隙，以利于燕子飞进飞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乡下人有意识的善意，但我觉得有些善良是骨子里的，没有刻意或不刻意。也许我们的先祖最初构建房子时，就发现鸟雀们可以飞进来避风

避雨，于是，这就成了一种传统的善意。

门有一寸善，家有十丈德。积善人家，如树有根。

说起燕子，就和朋友聊起哪里应该是它的故乡。或许一口吴侬软语的鸣叫，让人觉得燕子是南方的。可燕子都在北方筑巢育雏，小燕子一只一只在这里长大，那么，它不应该属于地地道道的北方血脉吗？

乡下人没有谁在意这些，每年每年，房梁上最尊贵的地方都留给燕子。正像一棵树，从不在意什么鸟来筑巢，也不问鸟的归去。

城市里很少见到鸟巢，偶尔看到一个，多是在树梢的顶端或是在枝叶最密集的地方。鸟悄悄来，悄悄去。城市的树是拘谨的，城市的鸟也是拘谨的，甚至那一声鸣叫和飞翔，都有着说不出的谨小慎微。

朋友住在省城，偶尔的一天，她发现一只喜鹊把窗前的晾衣挂叼走了。她这才注意到，远处的铁塔上有一个鸟巢。那鸟巢竟然是由一个一个的晾衣挂构筑而成的。

以铁塔为树，以杂物为建材，这是鸟的智慧，也是鸟的无奈。这硬性的构筑里，毕竟少了柔软，少了温暖。这让我想起初到小城的时候，那种日出穿街，日落过巷的匆忙。

树在乡野，鸟在乡野。

说实话，我本来一直想做一只鸟，蹉跎又蹉跎，才发现自己不会飞。忽然，我觉得应该去做一棵树，安安静静地等在此时，等春风的按摩，等春雨的针灸，等鸟来筑巢。飞来一只什么样的鸟也无所谓。那素常听来的声声聒噪，在野野的旷野里，都是春暖花开。

没有丑的树，没有丑的鸟。

城市的树让我怀有敬意，乡间的树使我心有自在，所以要就做一棵野树，长在一个小坡上，立在一个沟渠边，四周是荒荒的山水，以百无禁忌的身心，等百无禁忌的鸟鸣。



## 父亲是一棵树

□尚庆海

父亲喜欢栽树。最初，他只栽杨树、柳树和榆树。母亲告诉我，当年家里盖房子，没有木料，父亲一个人上山去背，几天一个来回，一背就是几个月。父亲的肩膀磨破了皮，一直无法结痂，血水和脓水天天渗透衣服，把衣服和皮肉粘在一起，让人看了都感觉疼。但父亲硬是咬着牙挺了过来。

后来，我们兄妹几个相继出生，父亲因受过上山背木头的苦，所以每年都会栽许多树，房前屋后、沟坡地头，只要能栽的地方，都不放过。准备将来我们弟兄几个娶媳妇时，给我们盖房子打家具用。有一年大队调地，一块靠着沟边的地竖向太长，没人要。父亲看看挨着地边那条几百米长的水沟，说他要了。队里看父亲主动要，就把沟边的地多让出了一米宽。那年春天，父亲在沟边种上了树，在树下种花生，到了收获季，产量一点没受影响。十几年后，父亲用那些树给大哥盖起了五间瓦房。

后来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也不再为木料发愁了，父亲就不再栽那些榆树、杨树了，改栽果树。院子里、房前房后慢慢全换成了桃树、梨树、枣树、苹果树、柿子树、石榴树。春天到了，家里像一个小花园，一树一树的花儿散发着

清香，一群一群的蜜蜂“嗡嗡”地忙着采蜜。人们从我家门前经过，都会驻足许久。到了秋天，累累果实挂满枝头，院子里处处飘散着浓郁的果香，特别喜人，左邻右舍都喜欢来家里串门。果子成熟了，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谁都可以随便摘着吃。

我成家后，和父亲商量，把家里的果树刨了，把院子铺成水泥地面，遇到雨雪天也干净。父亲一听就急了，说一棵树长成要多少年，咋能说刨就刨了？我知道父亲对树的感情，此后就不再提。

父亲常说：“你们弟兄几个的房子，哪一幢不是靠我栽的那些树盖起来的！我栽下的每一棵树，我都把它当孩子养，浇水、施肥、修枝，它们才能长大成才。那几年砍树是生活所迫，现在生活好了，长起来的树是绝对不能砍的！”父亲还经常教诲我们，做人也要像树一样，挺直腰杆，不卑不亢，站着，能遮阳，倒下，做栋梁。

父亲一辈子刚正不阿、敢作敢当、坚韧不拔。父亲栽树爱树，早已把自己活成了一棵树。

## 飘雪的村庄

□高司平

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  
 把故乡的春拉长  
 我想回到久违的村庄  
 走进那片熟悉而又陌生的旷野  
 看朔风裹挟着多情的雪花  
 自在地飞舞在故乡的大地上……

独自置身于洁白清新的世界  
 隆重热情地拥抱  
 这些空中飘来的使者  
 去感受风的力度雪的柔情  
 我想借这暴风雪的力量  
 去荡涤那些扭曲的灵魂  
 净化一条条涌动的暗流……

我不能遗忘我的村庄  
 人生的航船曾在这里启航  
 这里有被开垦过的净土  
 承载美好的憧憬和向往  
 我崇尚飘雪的村庄  
 这里没有市井的车水马龙  
 没有街市的人声熙攘……

我心里真的装下了村庄  
 记忆中那条弯曲的小路上  
 是否还留着童年的脚印  
 东湾崖上那棵百年古槐  
 是否还枝繁叶茂茁壮成长  
 少时挂在树梢的那轮圆月  
 皎洁的月光是否依然如水  
 流淌在故乡充满希望的热土上……

在这飘雪的日子  
 我的心真的被装进了村庄  
 我想沿着那条古老的小河  
 去寻找一只野兔的踪迹  
 去重温大雪与野兔的故事  
 在这飘雪的日子  
 我自私地享受着一个人的村庄  
 思绪被凛冽的风猛然吹醒  
 雪没有封住春的脚步  
 很荣幸故乡再次接纳了我的热情  
 我疲惫的心不再孤寂……

在我的村庄  
 真想与大雁同行  
 用各自不同人生的高度  
 寻得一处温暖的港湾  
 拥抱属于自己的阳光……

